



# 佛學問答總集

融熙

釋尊因機演教，說法四十九年，三藏十二分修多羅理趣，無大不包，無小不入，法則備矣。顧初

機四衆，每感教海淵宏，望洋興嘆，因而裹足不前。自提倡白話文後，青年人研究經論，杆格更甚。一科之中，術語如林，即辭典盛陳，亦不易獲得法益。納年前在九龍芙蓉山時，朱斐居士以李炳南居士佛學問答函索見贈。內容酬對，小叩小鳴，大叩大鳴，如大醫王廣病與藥，無不契機契理，函蓋相合者。納放置山中，遊客多喜讀之，未期月即失所在，足見同嗜者衆矣。今朱居士彙集李公前後所答千餘則，分類纂成總集，屬納爲序，善哉！善哉！李公每答，皆言簡意賅，著墨無多，意義周足。其陳付論敵，時如程不識刁斗森嚴，時如李廣利解鞍縱組，而未嘗或墮負處。是知積學甚深，性相兼通，故能恢恢乎游刃有餘若此。是誠度生之寶筏，覺海之津梁也矣。用是走筆隨喜，而爲之序。

乙未歲正月初三日  
星洲大覺寺沙門融熙敬序

## 關於「全知全能」的問題

編者

關於「全知全能」的問題，已逐漸明朗化了。因爲楊白衣君雖然不承認佛是全知全能，但他最近根據了虛大師全書已很明白表示承認佛是「無上正遍知」者。編者愚痴，真不懂這兩個同樣讚歎佛陀的名詞，有什麼不同？無上正遍知就是無所不知沒有超過這以上的了，既可稱無上正遍知，爲什麼不可說全知呢？「知」是體，「能」爲其用，有體則必能發生其作用；既有全知，便具全能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不但佛具全能，就是佛的弟子，一些阿羅漢們也無不具神通（萬能），可是佛又爲什麼常呵斥他的弟子，不准隨便顯通？他老人家自己又何以偶或示現不能呢？要知此非佛真不能，乃是示範後學不可依賴神通（即全能）而忽視了因果業報。這正是他老人家度衆的苦心，豈能就說他無能呢？今楊君既已承認佛陀是無上正遍知者，那麼問題也好解決了。

不過楊君硬要一口咬定說唐湘清君曾說過「佛是全知全能的神」，連該刊的主編先生，竟也不查查清楚唐君究竟有沒有說過這句話，跟在後面隨便附和着打妄語，真是阿彌陀佛！我相信楊君和慧石法師既是正式佛徒，總不該隨便亂說吧！也許是他們文理沒有弄清，誤解了唐君的意思，至於說佛因大師也誤解，是極可能的，只要請讀者去查一查，他們的大作中，前後經唐君曾說「佛是全知全能的神」的句子，竟有十一句之多，要是讀者不讀唐君在敝刊十八期的隨筆原文，真的被他們搞的糊塗了。以爲唐君真說過「佛是全知全能的神」呢！其實遍查唐君言論，祇確定說「佛是全知全能」。從未說過「佛是神」。明眼讀者當能了然。

覺刊的問世，與編者有着密切的一段因緣，但編者自從新創樹刊後，一向不願多費唇舌，說些與道不相干的話，徒增自己的煩惱，當然今後也一秉初旨，不願隨便多說，但唯一的懇求，希望該刊發行人兼主編者應認清時艱，努力於教內的團結工作，不要令讀者失望，則佛教幸甚！最後，敬祝您們幾位大德法喜充滿！

免的，筆者在少年，尙記得先父常以「自大爲臭」教誡筆者，但古來文人相輕，積習成習。好像世間唯有自己的學問最高，自己的見識最廣，什麼人都不及我。這樣的我慢習氣，請憑心說一句，誰又能說「我能獨免」呢！

第五是疑惑，世人多好猜疑，尤對佛理，多是猶疑不信；即已進入佛門，對佛知能，或者極樂世界，尙恃懷疑態度，由此可以想見，疑惑習氣的難改了。

前三種習氣又稱三毒，智度論卅一說：「有利益我者生貪欲；違逆我者而生瞋恚；此結使不從智生，從狂惑生；故是名爲痴。三毒爲一切煩惱根本」。大乘義章五本上也說：「此三毒通攝三界一切煩惱，一切煩惱，能害衆生，其猶毒蛇，亦如毒龍，是故喻龍，名爲毒」。此三毒合上後二種習氣又名五鈍使。這些都是思想上的錯誤，與生同來的習氣。

見解上的習氣，在佛學術語上稱做見惑；思想上的習氣，在佛學術語上稱做思惑。也統叫做煩惱。前者可以說是屬於理惑，因爲見解上的錯誤習氣，是由迷於無常、無我等真理，而起種種常、我等邪見所發生的。後者可說是屬於事惑，因爲思想上的錯誤習氣，是由迷於色聲等世間事物而起的貪瞋等妄情所發生的。

以上扯了一大堆，都只是說這一個「惑」字，也就是這業的由來。既明苦由業生，業由惑來，那麼若要離苦，便須斷惑，也就是必須斷除這些久積的生死習氣，方能不造作業；不造作業，才能脫離苦惱，但要如何方能斷惑呢？因篇幅有限，且待下期再繼續吧。

### 瑞成書局啓

本局出版之「心經釋要」因作者要求自行校對一次，以昭鄭重，致未能照預定日期出版，一俟校好印好，自當分別妥寄，諸希諒鑒！